

敕修陝西通志

第十
卷

陝西通志第九十九卷

拾遺二

軼事

訂訛

徵應

蠟碎

軼事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

騎龍羣臣後宮從上

史記封禪書○按隋書地理志富平縣有荆山

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荆山下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

泗水餘八入於秦中

史記秦本紀注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鐘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投之

於河而釀也於是乃投之於河三軍皆醉

酒譜

西明寺道律師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修道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

律師問邠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客曰像是秦穆公所造

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

法苑珠林

晉人惡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偽叛以誘士會秦使士會會行繞

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左傳

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

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地也秦當得蜀矣

蜀王本紀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

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

者聞秦擊晉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史記秦本紀

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鈎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

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是

水經注

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

嘆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

燕太子丹求歸秦

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蛟龍捧輦而機不發

水經注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皆爭取金玉任氏獨窖金
楚漢相距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

史記貨殖傳

文帝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
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
窮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以前曰
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
利口捷給哉上曰善乃不拜嗇夫

史記張釋之傳

鄭當時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
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史記鄭當時傳

元封中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
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史記

平準書

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

史記汲鄭傳贊

雲陽段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

無用錢

豐年錄

初卜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履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

史記平準書

趙廣漢守京兆尹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京兆

不忘卿厚意其摘伏如神皆此類

漢書趙廣漢傳

何武爲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弟顯家

有市籍租嘗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

求姓商名

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受吏辱不亦宜

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

漢書何武傳

朱雲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爲皆敬事焉時薛宣爲丞相

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忘世且留我

東閣可與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冊府元龜

黃霸以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

使領郡錢穀計

漢書黃霸傳

秦彭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

石秦氏

冊府元龜

趙孝父晉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掃洒待之孝至不自名亭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

軍子當來何時至乎曰尋到矣遂去

漢書趙孝傳

張氏得鈎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三輔決錄

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採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奮翼應聲而舞

東觀漢記

李邵南鄭人善河洛風星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遣使者二人當到

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知朝廷

遣二使耶二人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

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漢書李邵傳

建興三年賊發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不可勝計是時朝廷草創勅收其餘以實內府

元經薛收注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相與買賣雍雍揖

讓論議樹下侃侃闔闔

三輔黃圖

杜銓京兆人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塋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塋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命營護喪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最即可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以爲宗正

魏書杜銓傳

常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埃經雨頽毀每須修之

孝寬乃勅部內當埃處植槐木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

周書常孝

傳

蘇亮武功人仕西魏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十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會旬日然後

入州世以爲榮

冊府元龜

趙元淑性疎誕家徒壁立時長安富人宗連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意而有色連獨竒之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至其家服翫居處元淑所未見也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鄙人敬慕公子有一女願爲箕箒妾元淑感愧遂聘爲妻連復送奴婢三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冊府元龜

隋開皇中京兆常衮有奴曰桃符以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有黃特宰而獻之因問衮乞姓衮曰止從我姓爲常氏故至今爲黃犢子

常帝庶人卽其後也

朝野僉載

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盜賊蜂起刻木鸞繫詔於頸致之渭汭翼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芝田錄

王方翼祖裕隨州刺史裕妻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父仁表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與傭保齊力勤作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

舊唐書本傳

唐王無尋好博戲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俟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羈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

薄更不復賞

朝野僉載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募人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

手健力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徐謂主人幸分別輒材某當併力主人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啟主人曰已畢願受六十緡而去主人泊鄰里大奇之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卽付其錢

樂山以所得遍散寒乞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見矣

集異記

長安二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爲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懷慎李體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藍屋縣尉田崇璧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

大官

唐會要

狄梁公精於鍼法官同州刺史車至褰帷見一巨室書榜於門以富翁一子頭生瘤癭癢甚幾危醫者莫知措手公呼病癭者至車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癭應手而瘳富室饋絹二百疋酬公公悉以賚

民之熒獨者

鴻書

李義琛爲雍州刺史蘇珣爲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本多訴公近日遂絕訪聞其由明公爲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卽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珣後至吏部尚書

冊府元龜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常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奉天縣尉梁昇卿新豐尉王鍾金城縣尉王水華原縣尉王肅爲判官其後皆著名位

唐會要

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嫗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日

珍珠船

寧王常獵於鄠縣界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至此動止含嚔冶態橫生王乃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上方求極色王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

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腹痛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也

酉陽雜俎

開元二十九年命觀風使鄭審檢校兩京驛門卽今門置十二辰候

自審始也

白孔六帖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

通鑑

京城諸州邸貞觀間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隋唐

嘉話

崔希高轉馮翊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雜錯徧於州

郭唐新語

盧光爲京兆郡舍先是數有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繇入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廳事昇牀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冊府元龜

天寶中元宗立玄宗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宗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翼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宗像高二尺許

錄異記

天寶中長安有凶宅扶風蘇過賃居之東墻下掘得一石有篆文云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因改名有德取其金

全唐詩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

妙將與變化俱也

龍城錄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

國史補

長壽二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萬七千貫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

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圖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煒煌光侔日月至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先有謠云一條絛線

挽天樞言其不久也天樞之北常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大唐新語

申歡不知何許人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嘗遇鄆杜逆旅乘青驢背鹿

革囊言扶風人生宇文周時

全唐詩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

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因目爲報時猿

開天遺事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青海遣使乘白駱駝奏事日馳五百里

珍珠船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宅也林甫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偃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

春明退朝錄

貴妃姊號國夫人寵傾一時所居本常嗣立舊宅常氏諸子方偃息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常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常氏降階言曰先人敝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兩廂掘其瓦木常氏諸子旣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爲勢家所奪古人之

戒將見於今日乎與常氏隙地十數畝其他一無所酬

明皇雜錄

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黑鹿便篋盛以還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鮮明可寶

冊府元龜

終南山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

南部新書

郭子儀爲尚父兼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曖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識領之而已其宅

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指出入者不知其

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好堆積羨溢不可勝紀

冊府元龜

郭子儀常於親仁里啓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

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

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甕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諫公公笑謂